

卡脫
探案

寶刀遺恨

廣益書局刊行



民國卅五年八月新二版

寶刀遺恨

洋裝一冊

實價

【外埠酌加郵費】

編譯者 蒨 蒂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
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福州路





奇函



究因



密訪



疑點



檢據



電文



卡脫探案集之三 寶刀遺恨目次

奇殺案.....一

寶刀遺恨前案

一 奇函.....三六

究因.....三九

密訪.....四四

疑點.....四七

檢據.....四八

雷文.....五一

追蹤.....五四

同車.....五六

九 晤談.....五九

十 虛報.....六二

十一 毒斃

六六

十二 圖炸

六八

寶刀遺恨後案

一 術誘

七一

二 謀殺

七三

三 奇信

七六

四 檢討

七九

五 搜證

八二

六 設救

八五

七 試藥

八八

八 探屍

九〇

九 得紙

九三

十 醒述

九六

十一 緝捕

九八

一〇〇

卡脫探案
集之三

寶刀遺恨

仇殺案

卡脫的僕役約瑟輕輕開了寫字間的門，進去立在卡脫的旁邊，卡脫方在看書，回頭看見他，就放了書向他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約瑟道：「有一女客請見。」卡脫道：「女客是哪一個？」約瑟道：「她僅叫我進來報告，有一老友請見。」卡脫道：「我的老友很多，你知道這人是誰？」約瑟道：「我問過她姓名，但她說不必問我，等你主人出見，自會知道我是誰，你祇要進去報告，有一老友請見好了。」卡脫聽了，想了一刻道：「約瑟，你可出去告訴她，今天是家主人拒見不通姓名客人的日子，並且你還可告訴她，家主人接見不報姓名的客人，僅僅在西歷二月二十九日，其餘的日子都不見。」約瑟聽了，躊躇道：「唉！西歷二月內有二十九日，還在四年以後。」卡脫道：「倘使該客能等到四年以後，任她去等，倘使不能，一定要通報姓名了。」約瑟領命出去，一刻兒又走了進來。卡脫道：「怎樣？」約瑟道：「女客已通報姓名了，是格賚司得。田亞納。」卡脫聽見了，很覺驚愕，從椅上跳起來道：「什麼？」約瑟當卡脫還沒聽清楚，因而再道：「她名田亞納，姓格賚司得。」卡脫道：「這不是古宮的幽靈麼？」約瑟道：「看她的狀貌很不錯。」卡脫鎮定了一下，略略揣度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但是我還覺得奇駭，她怎樣到這裏呢？」約瑟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卡脫道：「本來我自己也不很清，莫怪你了，現在該女子在那一間？在會客室呢？還是在客廳？」約瑟道：「在客廳，因為會客室還

沒整理好。」卡脫道：「這個……」約瑟忙搶口道：「主人的意思，是要我出去拒絕不見麼？」卡脫道：「不，你現在替我拿一藍布面的書來，就在書桌旁的書櫥裏。」約瑟指着道：「就是這書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是，你去拿來。」於是約瑟從書櫥裏把書拿出，交給卡脫。卡脫翻了前數頁一看，仍舊交給約瑟，囑他放在原處，然後說道：「書櫥下抽屜內，再拿出一本紅書面的書來給我。」約瑟拿了出來，照樣給卡脫。卡脫又匆匆翻閱一過，忽注視約瑟喃喃有低聲。約瑟聽不出，僅點頭答應，仍站立在旁。卡脫道：「你還記得我的朋友翻爾斐特告訴我的事情麼？」約瑟道：「記得的就是爲堪阿大的命案麼？」一女子被殺在細木湖的大廈裏，在他沒有遭難以前，把他所經歷的始末情形，都留在留聲片中等事，是不是？」卡脫道：「你估計此案離現在已過多少日子了？」約瑟想了一想道：「約在一年以前。」卡脫道：「是的，已過一年多，將近二年了。但現在想來，好像過了沒久。」約瑟道：「是。」卡脫道：「梯下等我的女子，也是此案的要犯。」約瑟道：「是麼？」卡脫道：「她還不是兇手哩，雖然依法律說起來，不得不列在罪犯中。」約瑟道：「我想她未必不是兇手。」卡脫道：「我也這樣想。」約瑟道：「她也會辦過罪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曾定監禁十年，兼罰代苦工，但依我揣度，該女子實是此案的主謀。」約瑟道：「她既決定監定十年，那末從判決執行到現在，還不到二年，怎能到這兒來呢？」卡脫道：「是的，我也在此想。不過堪阿大的牢獄，並不嚴密，她也許能越獄逃走。倘果如此，我想她到這兒來，是要絕足世界了。」約瑟道：「她胆敢到這兒來，也是個勇士。」卡脫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接着想了片刻，又自語道：「這從我辦案以來，可稱最奇特的事情。約瑟，我知道你在以前的留聲片案中，一定記憶得清清楚楚，但我在未出見之前，須把他從頭至尾陳述，此案被殺的少女，叫曼利。但麗餐是亞力山大勳爵的女兒，

她的爸爸，會娶一個寡婦爲妻，帶來二子一女。三人都很凶悍，一叫勞特夫，一叫密克司，還有一個女兒叫愛立反特，按勞特夫相貌醜陋，性情凶暴，賣開司和哀利范得形容相像，性情亦極不馴善。」約瑟插口道：「田亞·納格齊司得，還是他們的親戚麼？」卡脫道：「不，她是曼利女教師的女兒，當時警察要逮捕她時，她僞裝曼利的裝束，希圖掩人耳目，後來又拿出刀來刺警察長，到擒住被縛，受審判定監禁罪，現在難道越獄而逃麼？最希奇的，大千世界，那一處不可以去，爲甚麼偏偏要投到此地來呢？」約瑟道：「我想主人現在雖然要出去見她，恐怕她自己已去好多時了，就是她沒有去，我也極不願主人出去見這女子。」卡脫道：「你難道因爲追述了這件事，憂慮她的心懷不測，將不利於我麼？」約瑟道：「是。」卡脫道：「倘使我今吩咐你下梯，曳這女子的頸……」停了一下，又道：「不必這樣，假定我命你驅逐她出去，那末你將怎樣呢？」約瑟道：「自當維命是從。」卡脫道：「我說這話，不是真要使你處於不幸的地位，現在我一定要自己下樓去見她。」約瑟道：「倘主人命我，那末我願下樓去驅逐她。」卡脫道：「不必了，她今既來見我，自然必有緣故，我要知道這緣故，不得出去一見。溪克在那兒？」約瑟道：「五分鐘前，他已回房。」卡脫道：「你去請他來，並須下去知照田亞納，說我將出來見了。」約瑟既去，不一刻溪克進來。卡脫對他道：「你猜一猜，樓下有誰來見我？」溪克道：「我怎麼知道呢？」卡脫道：「田亞納·格齊司得等我在樓下。」溪克驚駭道：「她從那兒來呢？」卡脫道：「你姑且想想看。」溪克躊躇道：「她來幹麼？」卡脫道：「她來見我。」溪克道：「我想她……」卡脫道：「我也如此想，因此我請你來。」溪克點頭。卡脫道：「我和她晤談時，你須裝束妥貼，先走出去，等她談完出來，你去跟踪她，不論時候的久暫，終要偵出她的行蹤，然後或打電話，或通電報，傳達我。」溪克

又點點頭。卡脫道：「但她的到這兒來，必非無端，或者在她沒有去時，有所告我，亦未可知。不過你必須跟蹤她，探個虛實。」溪克道：「我想她現在必有禍患臨身。」卡脫道：「我也說她這樣。」溪克道：「你猜她是越獄麼？」來脫道：「不對，倘使她是越獄，那末未必會到這兒來。」溪克道：「那末怎樣呢？」卡脫道：「把意思揣度起來，一定是一二握政權的把她開釋了，因為她的姿態美麗，談話佻巧，且工於馬屁，人家容易受他的迷惑，我見她必結識權威者，方能釋出。」溪克道：「你說，究竟爲了什麼事，才到這裏來呢？」卡脫道：「我想你胸中，必定略有成竹，足以自己解決這問題，我沒有下梯以前，願知道你的意見。」溪克道：「我的意思，這事姑置勿論。」卡脫道：「你真聰明，然而我須下去，探問個究竟。」溪克道：「你不是說要我先出去，改變裝束嗎？」卡脫道：「是最妥當的方法，你的裝束，須使容易和該女子交接。」溪克連連答應，並道：「但你須和她談半句鐘，那末我可部署一切。」卡脫道：「好。」溪克就點頭而出。

卡脫下樓，進客廳，女客起立迎接。卡脫一味注視，不發一言，因為他素來知道田亞納的美麗，於女界中可稱首屈一指，但無論怎樣美麗，凡婦女一經監禁以後，往往衰減她的容顏，此時卡脫亦以爲田亞納是如是的，豈知見面以後，竟完全不同，她的姿態，光豔嫵媚，比較從前，尤覺倍增，按田亞納身材端雅，風姿綽約，一副大家風度，服裝又華麗，不遜於貴女，兩目碧藍色，明媚異常，額寬闊而白，雙頰作淡白輕紅色，桃唇犀齒，項領肩腰，都很合度，髮黑色，太陽光射了，閃閃作五金色，嬌波一轉，能使魂飛九霄，倘不是素有定力的，沒有不墮她的術中。這時田亞納先開口道：「諒你未必預料我的要見你。」卡脫點頭道：「是。」田亞納道：「你一定把我此來引爲離奇。」卡脫道：「有什麼希奇？你的到這兒來，和別人的來此，並無兩樣。」田亞納道：「你

不想我現在仍舊監禁在監獄嗎？」卡脫道：「從你被禁以後，我早已把你放在心上，但想你以後若不痛改行爲，必定結果在斷頭台下。」田亞納道：「卡脫先生，你不應該出口惡罵。」卡脫道：「我想這句話很恰當，無所謂惡罵。」田亞納道：「我料你必不解我何以要到這兒來。」卡脫道：「不錯，我延擱了好久，就是在尋覓你到這兒來的緣故。」田亞納道：「但是我的到這兒來，可謂絕無一定的目的。」卡脫道：「我不相信，你既沒有目的，那又爲什麼到這兒來呢？」田亞納道：「你的話我也承認。」卡脫道：「我知道你必定承認，因爲這話深得你心。」田亞納道：「你亦會想我越獄出來的麼？」卡脫道：「不，倘使你越獄，我料你斷不敢到這兒來。」田亞納道：「是，我本來不是越獄出來的。」卡脫不響。田亞納又說下去道：「我現已釋放了。」卡脫依然不響。田亞納道：「你何不問及勞特夫密克司愛力反特許多人，是否一起釋放呢？」卡脫這才慢慢的對她道：「他們離我已久，我亦不在心上了。」田亞納道：「如果你喜歡聽我講，那末我所陳述的，很足以激發你的興趣。」田亞納道：「勞特夫已變爲癲狂，所以被送到瘋狂院去了。」卡脫道：「我想他發狂的緣故，就是免脫的計謀。」田亞納道：「是的，你也以爲這方法很好，很聰明嗎？」卡脫聳肩冷笑。田亞納道：「密克司已自縊死了。」卡脫道：「他不過要脫去官刑。」田亞納道：「是他這個方法也不壞吧？」卡脫勉強點點頭。田亞納道：「愛力反特仍在監獄裏，恐怕不久也將像我的得到自由，但你想他可否這樣呢？」卡脫道：「或者能夠。」田亞納道：「你聽了我的話，可有趣味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毫無興趣。」田亞納道：「卡脫先生，你可知道我耗費二年光陰，在活地獄裏，我是沒一分鐘不懷恨你使我監禁的。」說到這裏，她的狀態忽變，碧藍的眼珠，努力突出，凶光灼灼射入，血豔的嘴唇，變爲灰白色，面色青紫，光麗盡去，且怒嚼皓白的牙齒。

狀極可怕。卡脫一語不發，聳肩微笑罷了。田亞納又道：「我被禁如此之久，你還以為我有應得的罪麼？」卡脫道：「凡此諸事，我都不在心上。」田亞納道：「真的麼？」卡脫道：「當然是真的。」田亞納恨恨道：「卡脫，請勿觸怒我。」卡脫道：「我不會觸怒你。」田亞納道：「然而我的到這兒來，你以為希奇麼？」卡脫道：「何奇之有？」田亞納道：「我的來此，是要告訴你，我知道我恨你的念頭，且使你明白我已被釋放。我吃苦幾個月的長久，我心中誓不忘記的，你等是削減我幸福的人，不久，我必向你們報仇。」卡脫泰然道：「你以為吾聽了這話要怕嗎？」田亞納聳肩冷笑道：「我想你未必不寒心。」卡脫道：「這就是你來的原因麼？」田亞納說道：「不但如此，還有他故。」卡脫道：「是甚麼事？」田亞納道：「我已告訴了你，勞特夫假裝發了狂，被送到瘋狂院裏……」卡脫道：「這個我是明白的。」她道：「他極容易使醫生相信他確為瘋狂的病人哩。」卡脫道：「的確。」她又道：「但是他這個計謀，只為打算逃的一部分。」卡脫點頭。她又道：「他今晚就能自由了。」卡脫淡然道：「這樣的快嗎？」田亞納道：「卡脫先生，你可曾談過密散斯希雷的書，說起弗蘭根廐丁的事情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曾經看過一回。」田亞納道：「那勞特夫就是我的弗蘭根廐丁。」卡脫道：「是麼？」她笑道：「我所說的事情，諒與你很沒有興味。」卡脫道：「倘使你不犯法，那末你一切的所有，都與我沒有興味了。」她嘆了口氣道：「唉！你不過把這個法兒來抵抗我吧了。」卡脫道：「我要轉盡念頭，使你復歸原處，現在我仍相信，你實在是謀斃曼利。但麗賽的正犯，並且你的罪，當較重於密克司，今裁判所定，雖把密克司為正犯，但我終不以為然。」田亞納冷笑道：「我終不以你現在的說話為是。」卡脫道：「你還有別的話要告訴我嗎？」田亞納道：「沒有了。」卡脫道：「那末你的到這兒來，僅是為誇張自己得釋放罷。」

了。」她高聲說道：「不但如此，我特來見你，也要認識你的住址，並問你還有什麼能力再來縛我？」卡脫鎮靜地說道：「現在你已認識我的住址，且會和我相晤，那末你可速速離此。」她還是不肯走，說道：「我看你的舉止已改常度。」卡脫假作不聽見，對她道：「你姑且自量，我是男子，要趕你出去，本可用我的力量。」田亞納道：「我早已料到你能出此手段。」卡脫道：「然而我要命僕役代我驅逐你。」她冷笑道：「好，那末你何不吩咐僕役驅逐我呢？」卡脫倒退幾步，手擡電鈴，約瑟應聲而出。卡脫問道：「你的表和我的表對麼？」約瑟拿出自己的表來一看道：「現在八點十三分三十秒。」卡脫道：「的確相同，你看好表上，再過四分鐘，就到八點十七分三十秒，倘此女子仍站在此地，你須下逐客令，趕她到外面去。」約瑟連連稱諾，一轉瞬，卡脫已走了進去，門也閉上了。

卡脫既進去，約瑟注視了表針的移動，片刻，田亞納問道：「你是否要遵你主人的命令而實行麼？」約瑟低頭不答。田亞納把足頓着地板，再問道：「你可會聽得我說的話麼？」約瑟仍假作不聽見，注視表面。田亞納再頓着地板，高聲道：「看我！看我！」約瑟不響，仍不抬起頭來。田亞納道：「你主人實在是一個蠢漢，你豈有不知道？」約瑟仍姑作不聽見，絕無舉動。她又道：「晚間我一定來取你主人的生命，並且此後我至少再幹殺人案件幾起，你快快把我的說話告訴你主人好了。」此時約瑟看表上時候已到，急趨前數步，扼住田亞納兩臂，要拖她出外。不料她看看是一弱女子，臂力很大，竟一揮去了，走往他處，睜目挺胸，兀立不動，看約瑟幹些什麼？約瑟亦不怕，再到她面前，還扼住她二臂。田亞納又想揮去。此時約瑟扼住很堅，輾轉不得脫，再奮力支撐，始從約瑟手中脫去，於是趕往門口，停腳略等，從袋裏拿出一枝手槍，直對約瑟的頭。約瑟見槍

不動聲色，稍稍微笑，仍把身子衝向田亞納身邊，笑道：「任你轟擊好了。」田亞納怒填胸際，隨手把所執的槍柄，打着約瑟的頭。約瑟來不及預防，遭她一擊，便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田亞納見他已倒，獨自出外。片刻，約瑟漸漸蘇醒，張目四看，深自疑訝，因為頭腦已傷，似乎忘記了所在地，既而定神細想，始想起前事，於是側身窺探，不知道田亞納還在屋內嗎？看見屋內沒人，就慢慢兒起立，走近着衣鏡，看見額上傷痕明顯，血跡一條，從額流至顎，因入洗臉室，洗去了血，再回廳堂，不一刻，聽見電鈴抽響，知道卡脫在那裏招呼，就答應進去。卡脫問道：「那個女子你可曾逐出她嗎？」約瑟道：「我是依主人的命令做去，不料她竟能佔我上風。」卡脫道：「難道她在你沒有動手以前，先自出去了麼？」繼而又道：「你額上是什麼像方才流血的形狀？」約瑟道：「是的，我額上遭她擊破的。」卡脫道：「她何以能擊你？用什麼東西擊你？是用拳頭麼？」約瑟道：「她把手槍柄擊我的。」卡脫道：「我不相信，她有如此力量，足以擊倒你麼？」約瑟出手槍給卡脫道：「豈不是麼？此手槍就是她臨去時所遺忘於地上的。」卡脫道：「你難道被她一擊就昏倒麼？」約瑟道：「是的。」卡脫奇駭道：「我真料不到她竟佔了你的上風。」約瑟道：「這也是我自己所料不到的。」卡脫於是命他寢息，自己坐待溪克回來。至下半夜，溪克始歸，見卡脫還沒有寢息，仍在寫字間，便推門進去。卡脫命他坐下，授給雪茄，說道：「試把所遇告訴我。」溪克燃火點烟，一面答道：「該女子什麼時候離此？我那時沒有介意，你知道麼？」卡脫道：「大約在八點二十分之後。」溪克聽了，躊躇不解。卡脫見狀，笑道：「我命約瑟於八點十七分三十秒，驅逐田亞納出外，豈知不能驅逐，反被她把手槍柄擊昏於地，我想那時你必定已經離開此地了。」溪克道：「是，那時我已離此。」卡脫道：「那末，你今可以告訴我所遇的一切了。」溪克道：「你知道我

和台姆汽及派斯台二人同去麼？」卡脫道：「不知道。」溪克道：「我從他們的間接法，得和該女交談。」卡脫點頭。溪克道：「我出去的時候，假裝一汽車夫，駕汽車而去，停車於路的轉角，靠他們二人的眼線，探視此女出你的門，他們跟在後面，等一有機會，遵我命而行。」卡脫道：「你命他們的何事？」溪克道：「一人先趕到女旁，乘她不備，拉住她手，另一人亦趕到前面，做出要相助的樣子。」卡脫道：「後來怎樣呢？」溪克道：「我看見了，急駕汽車開近他們，從車上跳下，僞作救女，抗拒二人的凶暴舉動，解除了困難。女子急步離開，向梅特森街而去。我命二人再去追蹤，在人少處，再施如此手段，於是二人果在人靜處，又截住田亞納。」卡脫道：「你既能看見，必距離不遠。」溪克道：「我等他們去了很久，始駕汽車前去，待我到那兒，二人始動手，我見了，再跳下汽車趕去排解，想你當時如果亦在場，必會看得可笑，因為我方趨前，未及動手，二人已逃走，幸而二人急逃，否則你將少一夥伴了。」卡脫說道：「什麼緣故？」溪克道：「因我汽車到時，瞥見田亞納已拿一小刀在手了。」卡脫驚奇地問道：「難道她藏有小刀嗎？」溪克道：「是，二人去後我方和她接談，對她道：『我能夠替你盡力，深自欣慰，但已見你出刀自衛了。』」她道：「先生，是的，幸而又被你所瞥見，否則我將一個個殺了他們，我要犯殺人的案了。」我向她微笑道：「怎能殺掉他們呢？」她也向我微笑了一下，然後說道：「這刀比印度和非洲的毒蛇還毒，刀鋒所及，血濡成縷，可立即斃命。」我聽見了，聲色不動，僞對道：「可請給我看麼？」說到這兒，方伸手討刀，她急收刀入鞘，不允我請，她放入的快，使我不能看得清楚，到放好了，看這鞘壳的外表，真料不出一柄刀哩。她又道：「此物若給門外漢經手，很是危險。」你知道那時我們是立在途中啦！所以我對她道：「我們在此不能長談，倘密斯願意，請到我汽車裏來，我當送你到所要